

哀情
小說

雙

溺

記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五版

（實事哀雙瀾記全一冊）
情小說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加酌寄費）

版權所有

編述者 古越喻駁盒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河南路
拋球場

序

蓋聞青鸛並命情纏十丈之絲紅鵲殉春魂化三生之石月冷葬鴛之冢綠酒人澆雲霾弔鳳之山白楊鬼哭吁乎李陵辱國兒女情長孫武殲家英雄氣短何況蟲號可憐蠅傷作弔曹娥江畔方彈離鴻之絃女兒城頭復咽啼鳥之曲溝水則心真欲碎遠山則嫵爲誰容此固英雄兒女原難並立夫天涯巾幗豪傑幾見同生於人世月圓花好孰非花殘月缺之時人壽年豐盡是年歉人非之日夫人望蜀心流白帝之波妃子殉湘血染蒼梧之竹美人憔悴紫玉成煙名士淒涼黃塵化淚此哀情史之所由作雙鬢記之所以昉也贈蘭分佩扣結同心破鏡難圓珠沈如意生花藻麗惜賈誼之才空詠絮風華傷文君之命薄鄼騷獨處落英摧閨裏之春妾夢無成流水度愁中之月天胡此醉地也彌堅首里好春那堪一日分離千里相思未能片時解脫心驚存沒可憐家莫問之

悵斷因緣還願死仍與共嗚呼青燐山下雖傷女貞之神紅淚花前不泣子規
之血里巷喧傳人言可畏井鑿南陽猶有延齡之水鈴聞西蜀應無長恨之歌
紅豆鍾愁黃楊丁厄服鳥入室已離倩女之魂枯魚過河況值懊儂之地山頭
石化瘡子不飛豈果情天之易老抑亦恨海之難填也今者喻子守真心悟無
生之果愁成絕命之詞讀安仁寡婦之賦噉其泣矣誦柳下列女之誄其母傷
乎自問心非鐵石何須過補元微爰序才子之篇聊託佳人之感安得碧水一
泓照開北渚芙蓉願磨綠黛三升畫遍西陵松栢

民國八年三月碧峰陸祖耀序於水雲盦中

序

喻子弢盒古越人也以終賈年華抱燕許手筆風流倜儻瀟灑出塵素棲蹤巖壑浪志烟霞視富貴如浮雲等功名爲穠秕鶴格能瘦松姿自清年來春醪醉花秋硯吟月不僕僕於冠蓋之場繁華之區者久矣今歲五馬渡江道出虎林竹杖芒屨優遊湖上於是船唇坐雨侶魚禽而合歡驢背衝風均竹柏而流馥不圖余得而邂逅之剪燭西窗班荆東閣荊州方識幸也奚如復承青眼以所著之雙溯記屬序焉嗟乎糟糠言逝故劍云亡紅粉含悲青衫搵淚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況復辛荳花下丁字簾前銅雀春深二喬將嫁詎意紅顏命薄白首緣慳叔也不良竟遭慘劫以致冤沉春水魂返秋山花落野塘聲聲杜鵑之淚草長荒隴縷縷麥飯之烟黃土一坏見而隕涕青碑三尺對之傷神嗚呼天上卿歸人間耶去浮生草草後顧茫茫是以一則殉情一固隱恨事雖至慘情益

可悲嗟嗟僕本恨人自原秋士浮沉下里落魄郵亭感慨偏多非干已事蓋每
於淒風苦雨之時月缺花殘之候手是編於半明半滅之孤燈下未嘗不江州
司馬濕青衫也喻子以奇才著奇書其中心亦別有懷抱耳

著雍敦牂余月中浣皖歙吳樂山序

題詞

雙雙燕

古越田拙人

一枝彩管將幽怨。從頭描寫紅顏薄命。總是水流花謝。三升墨汁。狂灑待慰幽魂。泉下蒼穹。怎地無情。百般將人戲耍。正是雲英待嫁。喜毓秀山川。輕盈娜。姹花朝。撲蝶。萬種風情堪畫。應教鴛鴦。偕老緣底事。珠沉春夜。愁聽泣血哀鵲。道不如歸去也。

滿江紅

儷霖館主

九十韶光春去也。落紅倦掃。聽不得杜宇。枝頭哥哥亂叫。二女對盜首有公行動不得語與哥哥行不得綠水一泓。千古恨。白楊半枯。幽魂嘯。最堪憐。驚地拆。雙鴛同沉了。春水縈無情惱。秋月落餘情。繞記聯珠合璧。花飛香杳。金谷園中紅粉。刼玉娥江畔。碧流好。古今來。薄命歎紅顏。空憑弔。

偶訪喻子得讀雙溺記卽題一律誌感 嚴陵章秋心

從來薄命屬紅顏。不信紅顏命必慳。春半花飛金谷院。夜闌魂哭紫菱灣。情天
癢恨歸黃土。苦海埋愁有翠鬟。彩管生花寫幽怨。行行血淚隱爛班。

集唐四絕題雙溺記

瑞安李楚狂

眞成薄命久尋思。王昌齡恨不相逢未嫁時。張籍解釋春風無限恨。李他生緣會更

難期。元稹

西施漫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萬楚遙憶美人湘江水。寥可憐春半不還家。

張若虛

落花隨水亦東流。李嘉祐何處相思明月樓。張若虛蜀魄叫回芳草色。李咸用鸕鷀空

自汎寒洲。王昌齡

獨留青塚向黃昏。環佩空歸月夜魂。杜甫同穴窅冥何所望。元稹梨花滿地不開門。

劉方
平

周潯陽

蕭然有士豪。且狂平生磊落多奇遇。語我雙珠。一日沈滿腔幽恨。何處訴拚將。
熱血作詞人。潑墨嘔心從頭數。吁嗟乎。百花放後。損紅顏。二喬未嫁。歸黃土。霧
霽江雲帶恨來。潺潺湘水埋愁去。最難夫婿。怎情深相從地下。作鴛侶。東皇不
管。罡風勁。安得金鈴長相護。情天離恨。恨無垠。欲倩女媧鍊石補。君家雖有謫
仙才。董筆誅心賊。子懼無奈豺狼當道行。茫茫恨海無歸路。珠碎陸沉一例看。
搔首問天天不語。

實事哀
情小說

雙溺記

弢盦著

毓秀

一灣流水兩岸長堤。峯嵐環繞。阡畝縱橫。河中小舟往來不絕。兩岸架木橋以通行。人堤邊楊柳成陰。柔條臨水。舟行其下。不啻隋堤十里。光景無邊。東堤一帶瓦屋草舍。櫛比鱗列。成一小村落。居民多事田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胼手胝足。四時耕耘。一歲所入。贍家餬口之外。尚有積蓄。故此村中雖無巨富之室。然皆小康之家。雞犬相聞。桑麻相望。漁歌樵唱。水綠山青。無市廛之擾攘。有桃源之風韻。鄉僻之地。自具有一種天然之樂趣也。余世世居於是。余卽誕生於是。地名楊家橋。轄於蕭山縣。距治城可五十里。

余家卽在東堤之旁。宅後有一園。廣可二畝許。徧植菜蔬。以供四時之肴饌。闢

隙地築小舍一間。僅可容膝。舍旁土山之麓。蔭以合抱之木。後有池。水清淺。蘆葦荇芡芰荷之屬叢生焉。前列修竹數十竿。老梅二三株。登樓遠眺。則遠山近水。良田美壤。一一皆送入眼簾矣。大父特闢之以爲余讀書之所。名之曰拳石山房。余當歸省時。輒寢處其中。盤桓其間。悠然自得。幾有五柳先生之感。山房之旁。隔一小弄。此弄爲喻郭二姓之鴻溝。蓋吾村向有喻郭楊三姓。以楊姓始闢草萊徙居。最早卽以楊家二字名其橋。又以楊家橋三字名吾村小園之西。卽爲郭姓。其南卽爲余家山房。則在園之北。東則爲郭姓之蔬地。傍長堤而編籬焉。下堤有大道出。余宅後可通郭姓。楊姓則在西堤。與喻郭二姓銜宇相望。此吾村之地史也。以與吾書有關。故不厭其繁以述之。

天地靈秀之氣。每鍾毓於鄉僻小區。故苧蘿村。浣紗溪。邊產生一傾國傾城之西子。使數千年後之人士。猶爲之傾倒。譬之荆山之麓。孕育一和璞。作歷代。

之傳國。璽吾書之主人。翁雖不能比美於西子和璞。然而吾村最爾僻陋之地。却生一對璧人。演出一齣可歌可泣之慘劇。吾村之名。因是而播於遐邇。不可謂非此村之幸也。郭姓有一家。距吾家不過數十武。緊鄰也。家主名春鄰。業紡家頗小康。有老母任氏。年逾古稀。猶精神矍鑠。望之如五十許人。持理家政。紡織自贍。妻周氏。生一子四女。春鄰携子鍾堂。在紹城營箔業。家居之日甚少。妻體質素弱。不勝勞動。四女年又幼。不能分母氏之勞。故一切米鹽瑣屑之事。皆操之於老母。母愛孫女甚。保護周至。長者名美蓉。次名美琴。三名美仙。幼名美英。蓉與琴相差祇一歲。老母愛之尤摯。不啻掌上之兩顆明珠。仙與英則尙在提携之時。蓉琴皆明慧嬌小。善伺老人意。以承歡於膝下。至及笄之年。已綠雲覆額。笑靨梨渦。明眸善睐。楚楚可憐。見之者咸疑爲一胎雙生。不然。兩朵姊妹花。何面龐相肖。乃爾鄉野村落。見聞狹陋。非無鹽嫫母。鷄皮龍鍾。卽半老徐娘。

黃臉婆子。今驟覩此一對璧人。如臨風玉樹出水芙蓉。固無怪其目眩神迷。以爲天仙化身也。

僻陋之處。山野之間。乃孕育此一雙美玉。使天然之山水爲之生色。不可謂非天地靈秀之氣所鍾毓。郭家與吾家爲毗鄰。故往來通問。二女之足跡。時洩吾家。余見之亦覺其艷麗如花。天真爛漫。嬌憨動人。憐惜猶憶春日。余讀書山房中。神少倦。憑窗閒眺。見二女姍姍携手來遲。衣淺色衣。且笑且行。入園采鮮花。各二姊妹互簪於鬢邊。互問時樣否。俄而一蹣跚之翠蝶。拍其粉翅。飛繞於二女之鬢際。二女以纖手撲之。詎此蝶惡作劇。忽上忽下。時左時右。二女則隨之。款擺柳腰。急趨蓮步。各出素巾撲去。余此時情癡神亂。陡然憶紅樓夢蘼蕪君撲蝶之情景。不覺掩口葫蘆。詎爲二女所聞。卽仰皓頸。向樓頭嫣然露犀一笑。卽覺梨渦頓泛桃紅。俛首竊竊私語。若曰。個兒耶。目灼灼似賊。吾姊妹當時之

情景必爲渠所飽看。故笑吾曹也。繼見臨去秋波一轉。素手相將。欸欸出園去。此景此情。至今猶縈繞於吾之腦際而不能忘。

待字

蘭生幽谷。無言自芳。璞蘊荆山。不遇自寶。然而採蘭者。搜山剔谷。卽一莖一葉之微。亦筐載以去。玉人鑿巖琢石。卽一粟一粒之細。亦必出之以求善價。所謂天生麗質。難自棄者也。二女旣秉此麗質。卽不能如蘭之長藏幽谷。璞之久蘊荆山。老死於繡窗下。蓋二女已荳蔻年華。桃夭待賦母也。愛女心切。親自教養。授以針黹。訓以婦道。故二女頓絕迹於吾家。唯自理其刺繡之生涯。余私心竊念。以爲若個有福人。能消受此一對璧人。吹絳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至今回憶往日情事。竊自笑其癡甚。

女家與余讀書之山房。相隔一園。其後窗適橫對余樓。故每見二女倚窗倦繡。

私相笑語。時或睡其絨腳於窗外。或聞其與弱妹嬉戲。及其母督促之聲。幸使君已有婦。心如槁木死灰。不然。則一縷情絲。早繫住。太瘦生。不能解脫矣。一日。女母來余家。假機上物。余大母邀之。小坐閒談。大母問二女有婿否。女母答曰。余姑愛孫女。彌甚。擇婿一事。余極不過問。卽伊父亦不能自主。全由余姑自選。實則伊姊妹年事已長。恐不能久耽。大母笑領之。隨問曰。近日有蹇修否。似此好女子。須擇一才貌郎君。與之相攸。方不虛生此美。女母喟然曰。伊姊妹年雖長。惟不諳禮貌。平日余姑溺愛。任其性。從無嚴色厲聲相責。將來爲人婦。恐致貽笑。且吾家門第寒微。不敢仰攀貴族。余祇求婿家衣食無虧。郎君端正有業。於願已足。寧敢妄想。近日亦無人來問津執柯。前日余曾托某家嬸物色人家。能早日成就。亦可了却一樁心事。伊父近語余秋收後。將爲鍾堂授室。以分余姑之勞。至伊姊妹極遲……語至此。忽美琴來探其母。言祖母有事問母也。女

母聞言。卽取機上物授其女。起身告辭去。余大母卽語余母曰。彼家近年漸轉泰運。當年余親見彼來嬪時。余與吾姑且同至彼家賀喜。轉瞬間彼且娶媳嫁女矣。時日眞迅速如飛。無怪吾儕白髮蕭蕭也。言下若有歎息意。余母笑慰之。此一席譚。娓娓動人。至理至情。皆流露於口齒間。時余旁坐默然。側耳諦聽。冥想彼家庭之幸福。不可多得。一念初落。一念又起。以爲天生女子。何以必出嫁。於人不使之永久逗遛。爲山水生色。何以吾村幸而得此麗質。而又出嫁偏早。使吾不得獵艷以飽眼福。實則此時二女年已待字出嫁。並不早也。以與城區之女子比較。則二女已標梅愆期矣。癡念起落。大有寶哥哥之癡想也。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曾幾何時。而艷名已播。蜂媒蝶使。紛紛踵春癡之門求婚矣。有謂某氏子讀書穎秀。鄉人多稱爲寧馨兒者。有謂某家郎年事相當。因經商而獲利者。有謂某姓兒家有餘產。其父現充某公署執事者。有謂某家有二

子容貌酷肖。境亦素封。姊妹可爲妯娌也。日日聒噪於老人之前。媒妁之口。甚於蘇張。卽其人貌不揚。亦必譽之爲潘安。宋玉。卽其家窮困。亦必稱之爲金谷石崇。若使無識見之。婦人當之莫不望風而靡。墜其彀中。致將來悔恨無窮矣。幸也。老母卓識。超越於尋常。婦女知媒氏之言無憑。概以年稚。緩議婉辭。謝之。蓋一則雅不欲掌珠。遽離膝下。無以娛老。景一則暗中已倩至戚。物色婿家矣。且嫁女擇婿。尤須出於審慎。不容草率從事。鄭重久之。非誤女。青年實爲女終身計。不得不爾也。噫。老母之愛女至矣。

蟬聲唱罷。葉落迎秋。遠水澄清。連山明媚。打稻聲喧。村村相聞。田家勤苦以來。至此時。始得略事休息。家家計其今歲之豐歉。父老子女相對歡娛。一種承平氣象。籠罩於隴畝村舍間。漠然不知天下滔滔中原鼎沸。禍在眉睫間也。時適有清之季年。吾鄉秋收。乃佳於往歲。老農鼓腹。稚子歡顏。悠悠享其清閒之福。